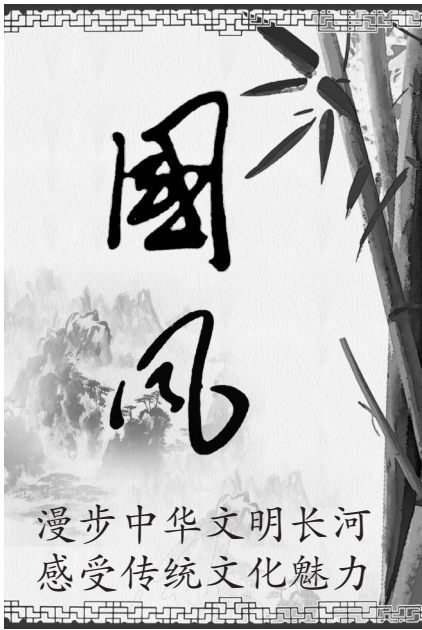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食廉录

张天野

吉光片羽(六十五)

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

【解读】：语出《周易·系辞上》。意思是讲：同心协力的人，他们的力量足以把坚硬的金属弄断；同心同德的人发表一致的意见，说服力强，人们就像闻到芬芳的兰花香味，容易接受。

【点评】：同心协力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少时读过一则寓言，天鹅、大虾和梭鱼拉车，分别向上、向后和向水里使劲，车子岿然不动。车子动了才是见鬼呢。不要觉得这些动物可笑，我们其实高明不了多少。扯皮、出力不出力、攀比、暗地里较劲、背后使绊子，这都是我们人类专有的“技能”。今天我们重温国学，正是洗涤自己的心灵，祛除这些劣根，我们才能轻装前行。

溪云初起日沉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
【解读】：诗人说，乌云刚刚浮起在溪水边上，夕阳已经沉落楼阁后面，山雨即将来临，满楼风声飒飒。

【点评】：许浑的这诗句十分著名，可惜后边一句太响亮，搞得笔者一直以为它和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才是一对。许浑在秋天的傍晚登上咸阳古城楼观赏风景，见太阳西沉，乌云滚来，凉风阵阵，于是即兴作诗《咸阳城东楼》。这固然是写景，其实也是写实。许浑所处的晚唐风雨飘摇，比起那座“危”楼怕也是无不及。面对危机，我们应拿出积极的

诗话亭

陈大新

李山甫的《寒食》诗

李山甫，生卒年不详，何方人氏亦不详。唐咸通(860~874)年间，累举不第，后在魏博幕府为乐彦祹做事，晚年落拓不知所终，有诗名。他有《寒食》诗二首，其一：“柳带东风一向斜，春阴澹澹蔽人家。有时三点两点雨，到处十枝五枝花。万井楼台疑绣画，九原珠翠似烟霞。年年今日谁相问，独卧长安泣岁华。”其二：“风烟放荡花披猖，秋千女儿飞短墙。绣袍驰马拾遗翠，锦袖斗鸡喧广场。天地气和融霁色，池台日暖烧春光。自怜尘土无他事，空脱穷衣泥醉乡。”

通常介绍李山甫《寒食》诗，多取其一，少提其二。其实，这两首诗是紧密联系的，其重在诗人独卧寒食所感，其二重在诗人出门所见。在唐代，“寒食”是一个重要节日，也叫禁火节，又相传是纪念古贤人介之推的。这天，全民禁火，吃冷食。有禁火则有请新火，故唐人韩翃《寒食》诗有云：“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李山甫的《寒食》诗其一，被一种冷冷的情绪所笼罩，柳条在冷风中飘烈，澹澹春阴遮蔽了人家。三点两点雨，十枝五枝花，总是凄清之意。外面虽楼台绣画，珠翠烟霞，而诗人独卧长安城陋巷之中，冷炕，冷灶，无人相问。《寒食》诗其二，是诗人出门所见。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正尽情寻欢，“风烟放荡花披猖，秋千女儿飞短墙。绣袍驰马拾遗翠，锦袖斗鸡喧广场。”何等热闹的场所，与诗人的凄凉产生了强烈的比照，也让诗人不由发出“自怜尘土无他事”的叹息。如自己这样身无功名、轻若浮尘之人，又有何事可为？还是沉入醉乡去罢。总体上看，《寒食》诗二

江南文脉

张文元

通常我们把市域的道路统称为“大街小巷”。街和巷是有区别的，所谓“直为街，曲为巷；大者为街，小者为巷”。“街”是指两边有房屋的，比较宽阔的道路，多是开设商店的地方。而“巷”是指小的路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街，四通道也。”“巷，里中道也。”古代“邑”指城市、都市或县，“里”是邑中的社区，“巷”是里中的道路。可见，巷是指生活区域间的道路，通常都比较狭小，它是城市中最基本的供人

浅谈绍兴的弄堂

通行的道路，应该是城市道路中最小的单位。如果街是主动脉的话，巷就是毛细血管。

小时候，绍兴能称得上街的路有不少，但还是可以数得过来的。如最大的街叫大街，北起城北桥，南到南渡桥，史称穿城十里，南北纵贯绍兴城。还有东街、南街、西街、府横街、县前街、让檐街、萧山街、戴山街、府山直街、仓桥直街、北海桥直街、八字桥直街等。解放后，绍兴一些较大的街改称为路。

我不想考证绍兴的地名、路名，因为以绍兴的历史悠久、底蕴深厚，我的知识贫乏和才疏学浅，显然无法说全说透。

今天只想说说绍兴的弄，说弄也只是浅“说”辄止。

如前所说，城市中的小路，一般称巷。“巷”字的使用十分悠久普遍。诗经《郑风·叔于田》：“叔于田，巷无居人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居期而生子，以为不祥，弃之隘巷，马牛过者皆避不践。”《论语》：“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。”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不顾难以图后兮，五子用失其家。”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辛弃疾《永遇乐》：“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”等等，俯拾即是。

杭州小路大都称巷，很少有称弄的。巷这个名称，可能是北宋灭亡，宋王朝南迁定都杭州时带来的。至于北京的小巷之所以称胡同，有人认为胡同是外来词，也有人说，“元大都的蒙古人，把巷读成了胡同”。我不知道为何读成胡同？如何读成胡同的？但胡同的叫法与蒙古人有关，似可以肯定。因为元以前，没有胡同这一叫法。

但与杭州只隔了一条钱塘江的绍兴，小路的名称基本上不叫巷（除极个别叫巷，如前观巷，后观巷、团基巷），而是叫弄堂，简称弄。

“弄堂”以前称“弄唐”。“唐”这个汉字在2000多年前的《诗经》中就已出现。它在古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，其中一个含义是，“唐”是古代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路。明代祝允明在《前闻记·弄》中说：“今人呼屋下小巷为弄，俗又呼弄唐。”至于“弄唐”如何演变成“弄堂”，我无法说透。家中最大的地

古风杂记

杨金坤

古人为何在官道两旁种树

明末清初的思想家、史地学家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说：“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，以记里至，至以荫行旅。”可见，古人在道路两侧植树，让行者有其绿，既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，还提供了乘凉休息的便利。

道路两侧植树制度始于周代，当时规定凡有道路的地方都要植树。据春秋时期《单子知陈必亡》记载：“周制有之曰：‘列树以表道，立鄙食以守路。’”表是识的意思，用树木标识出道路。

《诗经》在颂扬召公的《甘棠》中写道：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败，召伯所憩。”从《甘棠》三章中，说明路旁草木茂盛，管理很好，人民也倍加爱惜道旁树木。



刘中才

现代人过周末，普遍有两种方式：一是宅在家中与亲人共享团圆之乐，二是走到户外景点游玩或前往各大商超购物逛街。其余时间则是抱着手机，或者平躺，或者酣睡，至于其他，乏善可陈。

宋朝人过周末则大不相同。南北两宋历时300余年，经济条件好，士族百姓生活滋润，手里的闲钱也多，因此周末过得十分讲究。

宋朝百姓的周末一般会从卯时开始，此刻报时人早早地走上街巷，有节奏地敲击铜锣，以此提醒人们已经到了起床时间。随后，大家从睡梦中醒来穿戴好衣冠，接着洗脸、刷牙、漱口。据《梦粱录》记载，宋朝人早上不开灶，没有做早餐的习惯。因此，洗漱完毕后，各家都会选择出门上街吃早点。

宋朝的早餐业极为发达，在汴梁和临安城中，各类早点铺子沿街林立，且物美价廉，丰俭由人。一个普通百姓只需花费一二十文铜钱，就可以吃到灌肺、炒

方叫“堂”，大户人家叫“厅”，厅堂是并称的，是家中集会、迎宾客、办大事情的地方，有“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”之说。

我认为叫“弄唐”也好，叫“弄堂”也罢，都含有小中见大的深意。《官场现形记》第八回有句：“只见这弄堂里面，熙来攘往，敲击肩摩。”可见弄堂虽小也大，是可以做市面的地方。所以我认为叫弄堂，是绍兴人的智慧，别有深意：小弄里有大堂。

查网络360百科，称：“弄堂，即小巷，是上海和江浙地区特有的民居形式（注：请注意，这里解释为民居形式了，妥否？）”，它是由连排的老房子（包括石库门）所构成的，并与石库门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它代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，创造了形形色色风情独具的弄堂文化……”我认为仅仅以上海来解释弄堂未免狭隘，至少不全面，有失偏颇。首先，上海多称小巷为里弄，叫弄堂并不普遍。其次，上海才有多少年历史？而江南特别是绍兴，称小巷为弄，比上海早千年以上。上海是移民城市，从绍兴来的人很多，将小巷称为弄，可能与绍兴人有关。而将弄堂解释为“上海和江浙地区特有的民居形式，它是由连排的老房子（包括石库门）所构成的，并与石库门



绍兴古城

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”，显然与绍兴弄堂的概念不相符合。试问绍兴的弄堂内，有多少是石库门建筑？

《新华词典》解释，巷：胡同，里弄；又解释，弄：小巷，胡同（多用于巷名）。意即巷与胡同、弄、里弄是一个意思。我细思却并不以为然，巷、胡同、弄、里弄的不同叫法，似乎应有各自的含义，巷的名称出现最早，后来各地演化为弄堂（弄）、里弄、胡同。虽然差别不大，但不能笼统地划上等号。

北方（至少中原地区）小路多叫巷自不待说。来自北方移民较多的城市，小路也就叫巷，如杭州。北京自元代起叫胡同只是一个特例。南方至少是绍兴，小路叫弄堂，简化为弄。绍兴人把弄的名称带到上海，上海人又把弄称为里弄。称弄为里弄，使人感到不好理解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巷，里中道也。”说得清清楚楚，里就是里，巷（弄）就是巷（弄），里是一个面，弄是一条线，肯定比弄要大。把里和弄并列起来叫里弄，夸大提升了弄。可能是当年取名的上海人把“中、道”两字忘记了，省略了，将里巷的地位拉平，变为“巷，里也”？还是取名的上海人有恋大的情结？个中原委，只能任由后人去猜测和评说了。

国学小知识

古代的糖是什么样的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糖的国家之一，早期制得的糖主要是饴糖，而蔗糖是到了唐代才产生的。饴糖是一种以米（淀粉）和麦芽经过糖化熬煮而成的糖，呈粘稠状，俗称麦芽糖。自西周创制以来，民间流传普遍，广泛食用。

将谷物用来酿酒造糖是人类的一大进步。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：“周原膴膴，萋萋如飴。”意思是周的土地十分肥美，连萋菜和苜蓿也像饴糖一样甜。说明远在西周时就已有饴糖。饴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出来的糖，饴糖属淀粉糖，故也可以说，麦芽糖的历史最为悠久。

西周至汉代的史书中都有饴糖食用、制作的记载。其中，北魏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记述最为详尽，书中对饴糖制作的方法、步骤、要点等都作了叙述，为后人长期沿用。时至今日，这类淀粉糖的甜味剂仍有生产，也有较好的市场，在制糖业中仍有一定地位。

舌尖春秋

杨吉元

在常人看来，所谓美食往往与山珍海味有关，熊掌、鱼翅、鲍鱼之类。其实，平常之物也可以出彩，素食照样可以成为佳肴。北宋大学文学家、美食家苏东坡便与普普通通的蔬菜——萝卜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据《山家清供》记载，苏东坡与弟弟苏辙一道在家喝酒，“甜甚，脰芦菔烂煮，不用他料，只研白米为糝。食之，忽放箸抚几曰：若非天竺酥酪，人间决无此味”。芦菔，即为萝卜。这道著名的“玉糝羹”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用碎萝卜加上碎米熬粥，煮得烂熟就行，一点儿都不放其他佐料，看似寻常，甚至有些简陋，不过在苏东坡眼里，却已是人间至味了。

还有一道东坡羹，十分有名。苏轼在《东坡羹颂（并引）》中介绍道：“东坡羹，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。不用鱼肉五味，有自然之甘。其法以菘若蔓菁、若芦菔、若芹，皆揉洗数过，去辛苦汁。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瓷碗，下菜汤中。入生米为糝及少生姜，以油碗覆之，不得触，触则生油气，至熟不除。”将大白菜、大头菜、大萝卜、野芥菜反复揉洗干净，再在大锅四壁、大瓷碗上涂抹生油，然后将切碎的白菜、萝卜、芥菜及少许生姜放入锅中煮菜羹，用油碗覆盖，最后将盛满米的蒸屉放在锅上，等到菜完全煮熟后再盖上屉盖。锅中的菜羹以及蒸屉中的米饭一次加工而成，做到菜饭合一，简便易食，苏轼曾将“东坡羹”介绍给一些道士、和尚朋友，很受欢迎。

元佑八年(1093)九月，宋哲宗亲政。绍圣元年(1094)四月，章惇、蔡京等人以苏轼“讥讽先朝”为名，把已经59岁的苏轼贬为英州(今广东省英德县)知事。六月，苏轼在赴英州的路上，又第二次遭贬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同年十月二日，苏轼携侍妾王朝云、三子苏过，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抵达惠州，直到绍圣四年(1097)四月十九日离开，共在惠州度过了四个年头。尽管仕途步入绝境，但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，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，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，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。那一年，他向一位姓王的参军借了不到半亩地，与儿子就在这块地上种了一些如萝卜、芥菜等，每到“夜半炊醉，无以解酒，辄辄菜煮之”，享受着悠闲的生活，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：“秋来霜露满东园，芦菔生儿芥有孙。我与何曾同一饱，不知何苦食鸡豚。”在他眼里，浸透泥土味的萝卜、芥菜已远远超越鸡鸭鱼肉的肥美，与那挥霍无度的西晋权臣何曾相比，不知幸福多少呢？

苏东坡才气过人，却仕途多舛，时常像萝卜一样遭遇轻慢，被贬谪是家常便饭。绍圣四年(1097)再贬琼州，萝卜便成为苏东坡常见的盘中餐，“水陆之味，贫不能致，煮蔓菁、芦菔、苦苣而食之”，自嘲说“不用醯酱，有自然之味”。为此，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辞藻华丽的《菜羹赋》，描写了煮蔓菁、食苦苣的经历，文章引经据典，洒脱风趣，颇有幽默感，洋溢着一种穷且益坚、乐天知命的精神。

宋朝百姓怎么过周末

也别具一格，比如洗手蟹、黄雀鲊都是老百姓的最爱。吃饭的同时，宋朝百姓也喜欢小酌几杯，酒量大的可以选择喝蒸酒、烧酒，注重养生的可以选择蝮蛇酒、地黄酒，此外酒楼的柜台上还有专为女性制备的黄柑酒、荔枝酒。

宋朝百姓没有午睡的概念，酒足饭饱之后会接着玩乐。彼时，喝下午茶、看舞剧，是打发下午美好时光的重要方式。偏向于热闹生活的可以到剧场消遣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，宋代“瓦舍勾栏”十分之多，仅汴京就有“大小勾栏五十余座”，最大者可容数千人，其中有小唱、嘌唱、诸宫调、杂剧等多种曲目供消费者选择。

下午的时间较长，听戏观舞剧的同时如果饿了，就直接点外卖。宋朝的外卖以新鲜时蔬做的羹汤为主，诸如蹄子清羹、猪大骨清羹、杂合羹最受大众青睐。外卖的出现，也相继催生出一大批配送员。张择端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描绘的配送小哥，手托食盒、腰系围裙，疾步

穿行于人群中间，记录了当时汴梁城中的外卖场景。

外卖以清羹为主的原因在于北宋已经取消宵禁制度，因此，宋朝百姓还会留出肚子吃宵夜。宋朝的宵夜绝对堪称人间烟火里的一枝独秀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“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复又开张”。《梦粱录》里也记载，临安大街，买卖昼夜不绝，夜交三四鼓，游人始稀。宵夜的内容也丝毫不逊于今天。主食有槐花麦饭、肉麦饭、子料浇虾面，甜汤有干木瓜汤、水芝汤、木犀汤。倘若是在夏天，还有雪泡豆儿水、雪泡梅花酒、冰镇荔枝膏。六月时节，汴梁的巷陌路口，都有人叫卖冰雪凉水。

吃完宵夜回到家中基本已近凌晨，尚未尽兴的文人墨客都会趁着茶兴泼墨挥毫、填词作文，记录周末之趣，妇女孩子则踏着夜色进入梦乡，把周末的兴致刻印在记忆里。